●責任編輯：葉衛青 2025年9月19日(星期五) 香港文匯報

傳真：2873 2453 電郵：feature@wenweipo.com 本版逢周一至五刊出

雙城記

何冀平

茶食

突然想吃素什錦，香港什麼都有，就是沒有素什錦，某些上海菜館有，不是太貴就是太少，和江南做的差得遠，想吃最好自己做。香菇木耳是現成的，要去買的是豆製品，貨架上除去豆腐，用黃豆做的食品少之又少，來來去去就是那幾樣，而香港的齋都是甜味的，甜得像吃糖，香港食齋人這樣喜歡甜食嗎？內地的豆製品花樣可太多了，多到眼暈，江南更多，幾十樣是少不了。

自製素什錦做成了，味道還不錯，但不等到吃飯，已經被吃去不少，看來不宜配飯，做茶食比較適宜。茶食是日本的說法，也是從中國傳去的。中國人喝茶喜歡大碗喝，小口吃，甜配綠，酸配紅，瓜子配烏龍。大眾喝茶最喜吃瓜子，邊吃邊吐皮，女人是高手，蘭花指拿住圓的一端，往門牙上一嗑，動作極快就是一顆。內地的瓜子各式各樣，什麼口味的都有，勝在半甜半鹹永遠吃不厭，一邊吃一邊說，是最好的消閒，發明吃瓜子的人真是天才。喫茶是一件雅事，古人說飲茶有三益，消食，除睡，寡慾。日本人喫茶，茶食點心很講究，雖然都是米和豆做的素食，勝在形色優雅，味道樸素，很合茶的品性。

北京現在仍有茶館，已經不是老舍先生寫的「老裕泰」，喝茶的也不再是三教九流，如今茶社是可以坐下說話談事的優雅之所，招呼周到，環境文雅清幽，小姐斯文靚麗，茶資也可觀，比吃飯還貴，倒是說話交談的好場地，比起吃得滿嘴油花滿桌狼藉，談的話題也走了調兒的飯台，優雅多了。江南的茶館更是隨處可見，依着一條河，可見十數座茶館，這裏必有茶食供應，早已不只是孔乙己的茴香豆，就是有也變了味道，最好吃的還是原味，可是能做出原味茴香豆的人大都不在了，花樣翻新的大行其道，就好像出名的江南小食油燜筍，現在都加上辣椒，鮮味全無，實在不敢恭維。

再說茶食，有一次喝茶，有位老年茶客告訴我，有種茶食叫「乾絲」，不是人人都知道的「大煮乾絲」，是把豆腐乾切成細絲，加薑絲醬油燉熟出鍋，上澆麻油，又軟又入味供客喫茶，現在已經沒人會做了。南方豆腐乾中確有一種叫「茶乾」，就是醬油豆腐乾，是專為喫茶，還是滷汁中放了茶葉，我弄不清楚，製茶乾用的是平常豆腐，方約寸半厚三分，堅實如紫檀片，是磨牙用的，還有用油炸過，圖其香口。台灣有專做茶葉蛋的佐料，很好用，想來也可以做滷汁、做茶乾。

此山中

鄧達智

「愛與和平——豐子愷藝術展」

受好兄弟澳門文化產業策劃專家瞿偉剛邀請，雖然筆者重感冒還未完全好轉，但難以推卻最愛的豐子愷大師的作品展覽「愛與和平——豐子愷藝術展」，應約渡海到橫琴，體驗如此成功的大展，也感受橫琴文化藝術中心的寬宏空間超級設計。

展覽現身橫琴之前，已於內地好幾個城市，包括抗戰重鎮重慶，在紀念中國人民抗日戰爭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80周年的號召下盛大展出。橫琴以及澳門真幸運，能夠拿到國慶檔期展出（2025年9月17日至11月21日）。

自小愛讀漫畫，《兒童樂園》、《財叔》、《三毛流浪記》、《老夫子》、王司馬、李惠珍《13點》……和迪士尼中英對照漫畫及當年幾乎家家必備的「通勝」附錄《增廣賢文》的精彩插圖等，都讓我印像深刻。小學就讀頗有點歷史，卻在學生人數銳減年代被停辦的村校屏山的「達德學校」（空置多年的校舍，無奈近年被渲染鬧鬼，更評為香港第一鬼屋）。歷史年代久遠，圖書館內藏有不少戰前小童及少年讀物，不乏一度十分流行，格式類似美國《LIFE》雜誌，在趣味性及資訊性都十分充裕的《幸福》與《良友》雜誌。這是在我們出生之前，已出現的純樸有益讀物。獲得對一名小學生而言，非常豐富的歷史、地理、人物、文化各方面資訊。當中最為癡迷莫過於認識到豐子愷大師的美術作品（初時，連「愷」字如何唸也含糊）。

不知今天網絡年代出生、成長的年輕人，可會對豐子愷作品有共鳴？

畫中不少人物身穿傳統長衫，那是我家祖父甚至父親在隆冬時分或喜慶日子都會穿上的衣物，也是縱使在我童稚視角也感覺特別「有型」的穿衣品味與風格。所以在我身材比同齡十一二歲同學都特別高了半個甚至一個頭的時候，祖母搜出父親年輕時的長衫，讓我在冬天穿上做功課，我無任歡迎欣然接受。那些年元朗雖然是新界第一個，也是最大的一個跟漁農相關的貿易中心，但市容面貌依舊樸素，跟我們村子一樣不少房子為戰前，甚至百年、數百年前的建築，豐子愷作品中經常出現雷同風景，那份景、物共鳴可能便是童年的我被拉近的主因。

這次展覽跟過去曾參觀過的豐子愷作品展覽明顯不一樣，由豐大師孫子豐羽先生任顧問，策展人為裔萼老師；除了恒常以「大愛」及「大美」為題材的作品之外，更着重豐大師在8年抗戰時期，心懷抗戰護國佑民之心而落筆的豐富作品。難能可貴，香港著名漫畫家兼藝術收藏家祁文傑提供非常珍貴的展品，描繪豐子愷攜10人家眷逃難到重慶，每天顏料匱乏，只能用墨繪下黑白兩色的「走難記錄」。誠意推薦是次非常珍貴及難得的展覽，豐大師的作品豐潤了我們的心境與精神之外，更以簡潔筆觸，描繪抗戰期間國家民族的艱難境況，令人觀後心情深深被觸動。

●為紀念大師豐子愷抗戰、反戰精神，橫琴文化藝術中心盛大展出「愛與和平——豐子愷藝術展」。 作者供圖

發式生活

商台DJ余宜發

每人行多一步

無可否認，這一年，香港的經濟較為疲弱，很多身邊的人也議論紛紛，如何可以把香港經濟搞得更好。其實我自己覺得，無論是香港經濟，還是我們的人生，總會有高高低低。回想過去，香港也有過不同的高低潮，我們也一一跨過。

早前因為到美國探親，所以乘搭的士到機場。當我上到車的時候，看到車上的設備跟一般的的士有很大分別，感覺就好像回到家中一樣親切。

因為今天的我們，手機不離手，用得太多的關係，經常會沒電，所以可能有很多人也會攜帶手提充電器，我們俗稱的「尿袋」，這便隨時也可以保持手機運作。而這架的士，我發現他們提供了兩條充電線給乘客使用。而且在座位旁邊更加裝上了射燈，就好像我們乘搭飛機的時候，頭上總會有一盞屬於我們的燈一樣。

當時我的好奇心又發作，便跟的士司機詢問有關這麼貼心的服務背後的想法。的士司機說：「其實現在有很多行家也說經濟差了，生意也很難做，但我覺得，其實第一步先做好自己，提供舒適的環境及服務，以禮待人，而乘客便會感覺稱心滿意。所以我有很多乘客都是熟客，他們乘坐了第一次之後，便會主動問我聯絡電話，他們如果有需要，也會直接跟我聯絡，其實也感覺不錯。」

然後我追問：「那麼這些也是成本，你不覺得介意嗎？」他說：「對的，其實要做好一件事，總要付上一點努力及金錢。就好像你看見我在錶板上的香薰座，其實我大概一個月便要更換一次，但總覺得乘客上車的時候，聞到一些香薰的味道，會覺得自己好像走入了高級飯店一樣，我希望乘客會感覺上了一架高級的士。」

另外一樣更加貼心的做法，他原來會準備一些雨衣給乘客，如果當乘客落車的時候下着雨，他們可以免費提供雨衣，我聽起來覺得有點感動，原來真的這麼貼心，這也成本太大了吧。不過他說：「其實我們只要行多一步，可能會有另一片的天空。」

對的，不要在陰天的時候埋怨，應該期待陽光普照的一天來臨。我非常同意「大家行多一步」這個想法，無論是任何的職業，我相信只要大家行多一步，先做好自己，你的心思，別人總會看得到。

百家廊

彭輝

白手絹與灰沙包

我的讀書記憶是從一塊白手絹開始的……

到了啟蒙讀書的年齡，我從川東北的小鄉村到了父親工作的一家國營鋼鐵廠，次日就緊緊攥着母親的衣角到職工子弟幼稚園報名。孩童初次離開父母到幼稚園的嘈雜哭聲，廠礦子弟乾淨艷麗的各式穿着，着實讓我這個鄉裏娃感到十分驚訝。園的老師剛把這個娃安撫住，那個娃又開始大哭起來。本來堅強的我一想到再也不能和村裏的小夥伴捉魚摸蝦採野果，禁不住流出眼淚來，順帶還有一些鼻涕，後來才知道可以用「涕泗橫流」一詞來形容。但我沒有出聲，習慣性地用袖子在眼角一抹，用小手把鼻子一擰，然後尋找揩擦鼻涕的地方。沒想到被幾個同學給看出來，發出似帶嘲笑的笑聲，這大概就是鄉裏娃和廠礦子弟的差異吧，慌得我只好就勢擦在了自己的褲子上。一位穿粉紅衣服的女子微笑着向我走來，告訴我眼淚和鼻涕是要用手絹來擦拭的。手絹？我木訥在原地想它是個什麼東西。旁邊又有兩個孩子嚷嚷起來了，她表揚了我不哭出聲的勇敢，還從包裏掏出一張潔白的手絹給我，便急匆匆地過去安撫他們，她就是我的啟蒙老師劉仁秀老師。

放學後，我興奮地拿着手絹跑回家並把這事告訴了父親。看着已經變得有些邋遢的手絹，父親告訴我上學就要愛乾淨，不要讓人瞧不起。然後到供銷社給我買了兩張一模一樣的白手絹，邊角上還有「好孩子」3個刺繡的漢字，一張留着自己用、一張還給劉老師。第二天，我拿着新手絹來到劉老師面前卻又膽怯地不敢開口，她撫摸着我的頭說：「還我手絹的吧，不用了，算是我送給你的見面禮，今後要做個愛衛生的好孩子。」或許是她的溫柔與關愛讓我感到了溫暖，我立馬適應了幼稚園的生活，而其他同學三五幾周後才從哭泣中走向正軌。在以後的歲月中，我都能夠大膽地去接近師長們，因為在自己的深層意識裏，他們都是和劉老師一樣的善良和藹。手絹伴我度過了美好的孩童時光，不少良好的生活習慣也因此而養成。

還記得周一和周三要將手絹疊整齊放在書桌的右上角，然後把兩手伸出來讓生活委員檢查手指甲是否修剪，回家了及時將手絹洗乾淨。當然，手絹也給我們帶來了不少的樂趣，做「瞎子摸魚」遊戲的遮眼布，摺做小老鼠等動物，童年也在「丟手絹，輕輕地放在小朋友的後邊……」的歡悅中一晃而過。

隨着物質生活的不斷提高，一次性紙巾替代了各式各樣的手絹，現在的孩子也應該少了我們那個時代的多種樂趣。那時的樂趣不僅有丟手絹、滾鐵環、坐滑板車等，沙袋也給我們帶來了不少的歡樂，至今我還收藏着當年玩過的灰沙包。投擲用的東西雖然被習慣性地稱為沙袋，但很少有人裝沙的，因為沙太扎實，真用力擊在人身上是很疼的，如果沾了水會更沉且容易弄髒衣服，大多數沙包是用玉米、稻穀之類的來填充。我的沙袋和其他同學的沙袋不一樣，它的填充物是打碗子，不但輕而且有響聲。奶奶是個心靈手巧的農村老太太，她從鄉下來看我時就帶了兩捧打碗子，有灰的有黑的。之所以如此，是奶奶認為用玉米、稻穀來做沙包是糟蹋糧食，而打碗子在野地可拾得很多。她為了配好色，在鞋簍裏選擇了灰色的布塊。除此之外，還有個因素是這顏色不容易弄髒。細密地縫好三邊後，把打碗子放進去後封口，一個精美的沙包就出來了。正因為輕便好看的緣故，一下課，好幾個同學都約我一起投擲沙包，小孩子的幸福感油然而生，由此帶來的快樂更是不言而喻。

人到中年，那些童年的記憶總讓人倍感溫暖，白手絹、灰沙包就在此列。

獨家風景

呂書練

琵琶音色如此豐富

提到琵琶，相信很多人隨即想到的是西漢王昭君「獨抱琵琶」自彈出塞的藝術形象，以及《昭君出塞》琵琶曲的哀怨纏綿。但我上周欣賞香港中樂團新樂季開幕音樂會《絲語·琵琶》卻有另一番感受。

這是該樂團繼3年前以大灣區的地理環境及文化意蘊為依歸創演的《蒼龍引》後，再次獲國家藝術基金資助的項目，也是樂團再次委約香港本土作曲家、廣州星海音樂學院作曲系教授陳明志創作的同名組曲世界首演。

正如其名，音樂會以琵琶為主角，樂團特別邀請來自不同地區的琵琶演奏家，配以造型不同的琵琶，包括中國現代五弦琵琶代表人物方錦龍、日本薩摩琵琶演奏家久保田晶子、來自中東塞浦路斯的烏德琴手楊尼斯·高蒂斯，以及該團琵琶首席張瑩（四弦琵琶）輪流登台引領演繹不同樂章，加上我國首位古琴演奏博士王悠荻富於韻味的呈現，讓觀/聽眾在一個晚上同時感受到豐富多變、亦剛亦柔的琵琶音色之美。

原來，有「民樂之王」之稱的琵琶本身也很有故事性——它在公元386-534年是通過絲綢之路從波斯經由西域傳入中原，豐富了中國古典音樂曲目；到了唐代，琵琶又從中國傳入朝鮮、日本、越南等地，並在逾千年的演出實踐和文化碰撞中形成一個在歐、亞、非地區皆具廣泛影響的彈撥樂集群，卻又保有各自的特色。琵琶也發揮了樂器以外的作用：串連起萬里海絲之文明密碼和文化使者。

音樂會由該團藝術總監閻惠昌擔任指揮，除了陳明志新作外，還加入由馬久越作曲、取材自《詩經》的《瓊瑤》、《玄鳥》和由關迺忠編曲的《霸王卸甲》，合共7個樂章一步步地把觀眾引入跨越滄海的絲路之旅。

在鼓樂的帶動下，琵琶家族以《長風破浪時》之樂觀精神踏上征程，再由方錦龍先後以五弦琵琶、尺八演繹兩闋源自《詩經》的樂曲，意蘊悠長；接着由張瑩演繹經典武曲《霸王卸甲》，在弦樂的配合下，其充滿力量感的彈撥將項羽的悲壯與戰場的張力淋漓盡致地表現出來，也引起現場觀眾熱烈的回響。

而分別以日本薩摩琵琶和中東烏德琴演繹的《聽海之心》、《音詩共和》則充滿地域色彩，前者用撥子彈奏，有似曾相識的東洋味；後者的音色有點像結他，曲調具新疆民歌影子，恍如吟遊詩人騎着小毛驢在沙漠上自由逛蕩，感覺輕快愉悅。

壓軸演出就是4種琵琶齊在台上合作接力，並與樂隊及置於舞台四周的敲擊樂小組共同奏響與首個樂章互為呼應的後奏曲《揚帆濟滄海》，為這場兼具異域風情和古風意韻的音樂會畫上休止譜。而香港在新時代「海上絲路」所發揮的橋樑作用也得以彰顯。

演藝蝶影

小蝶

天安門城樓上的英魂

過去兩星期，網上不斷流傳紀念中國人民抗日戰爭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80周年慶祝大會的閱兵影片，其中恍如電腦遊戲的軍隊上車場面和無法形容的整齊步伐最叫人看得目瞪口呆，讚嘆不已。

不過，令我最有感觸的是：當我看到國家主席習近平和各國領導人在天安門城樓上與數位抗戰老兵握手時，我不禁想起我的好朋友潘愛明的父親潘江偉先生。我半年前曾在此欄記述我與潘世伯的交往點滴。潘世伯是東江縱隊隊員，亦是工聯會的創始人之一。不過，他和家人作風低調，我開始認識他的故事，始自十年前中國舉辦抗戰勝利70年的慶祝大會之前數月。

那年年中，國家邀請潘世伯這位曾在抗日戰爭保家衛國的老兵到天安門參加慶祝大會，潘世伯立即向家人表示會到北京出席。這可給他的家人難題了，因為當時潘世伯已達92歲高齡，要從香港獨自到北京出席盛會，與當年上京赴考狀元般面對很多困難。不過，孝順的愛明和她的姐妹都願意盡力遂老父的心願，把父親面對的難題一一解決。

首先，潘世伯只可背着一個背包上京，所以女兒們不斷為父親把背包內的衣物更換至最少量，務求輕便。加上他在打仗時傷了腿，平時步行不便，她們便與父親每天背着背包練習走路，訓練他的腿力。

潘世伯不懂得用智能電話，愛明便細心地慢慢教他。為了肯定潘世伯能夠順利從北京打長途電話返港報平安和聯絡，女兒們預先做了一場演習——愛明專程與父親到深圳去，在那兒練習撥長途電話返港，另一名女兒則在香港接聽。她們多次反覆試練，直至肯定父親懂得打長途電話後，愛明才與父親安心返港。

細心的愛明更留心到父親一旦登上城樓，便需要逗留在那兒數小時，而且未必可以隨意走動。她為了解決父親的生理需求，特別購買一些我從未聽過的衞生用品給父親在需要時使用。總之，為了潘世伯能夠出席國家邀請的盛會，潘家人人在事前都付出了不少心力。

這些片段一直在我腦海中記着，原來不知不覺間，這就過了十年。愛明8月底發了一張照片給我，照中人是特首李家超和潘伯母，拍照場合是前者頒發抗戰80周年紀念章給對抗戰有貢獻的人士，由潘伯母代表丈夫領獎。愛明感嘆地說：「十年了，但所有事情仍歷歷在目。」

我特別慨嘆如果潘世伯多活大半年，便可以在十年後的今天重臨天安門參加抗戰勝利80周年的慶典，可惜他在今年2月以102歲高齡辭世。

當我看到國家主席習近平與眾老兵握手時，我知道潘世伯的英魂也與他們在一起。

●特首李家超頒發抗戰80周年紀念章予潘江偉，由潘太太代領。 作者供圖

細說星光

叢仁

中國內地電影展

自1997年首屆舉辦以來，「中國內地電影展」宛如一座無形的橋樑，跨越地理與心理的界限，將豐富多彩的內地電影帶到香港觀眾眼前，在銀幕上搭建起兩地情感與文化的對話空間。

上星期，香港文化中心大劇院再次迎來這一文化盛事。開幕影片《天堂旅行團》的燈光亮起，講述着一個關於救贖與希望的故事：生活失意的宋一鯉與人小鬼大的余小聚，在一段意外旅程中為彼此灰暗的人生帶來光芒。這不僅僅是一部電影的開場，更是一場跨越邊界文化交流的序幕。

這次影展的12部精選佳作，如同12面稜鏡，從不同角度折射出當代中國社會的多元面貌。《祝你幸福！》挑戰倫理議題，直面現代婚姻家庭的困境；《朱同在三年級丟失了超能力》以童真視角反觀成人世界的荒誕；《家庭簡史》則以懸疑外殼包裹對「二孩政策」的深度思考。這些作品風格迥異，卻共同承載着對人性、情感與社會的深刻洞察，展現出中國電影創作的蓬勃生機。

香港觀眾透過這些光影敘事，窺見的不僅是故事情節，更是內地社會的變遷與恒常。《乘船而去》中老人從容告別的生命圖景，《我們一起搖太陽》中以樂觀對抗死亡陰霾的勇氣，《穿過月亮的旅行》中打工夫妻期盼團圓的艱辛——這些情感共鳴超越了地域差異，觸動着人類共通的心靈弦線。

特別值得一提的是，《目中無人：以眼還眼》帶來的傳統武俠新演繹，以及《雄獅少年2》展現的中國動畫工業超凡實力，無不彰顯中國文化創新的活力。香港作為中西文化交融之地，既能欣賞國際視野的影視作品，也能深入理解內地作品的文化底蘊，這種雙重視角的觀影體驗，正是香港文化獨特性的最佳體現。

從9月10日至10月29日，這些作品將在香港多個文化場館巡迴展映，從香港文化中心到香港大學黃麗松講堂，從專業影院到學術殿堂，內地電影的聲音回盪在香港的多元文化空間裏。這種持續的文化對話，不僅豐富了香港的文化生態，更深化了兩地人民的情感聯結。

電影作為現代文化的重要載體，正在以潛移默化的方式消融着心理隔閡。當香港觀眾為銀幕上的故事歡笑落淚，當兩地電影人在交流中碰撞創意，文化認同與情感共鳴便在這些瞬間悄然生長。香港以其特有的開放性與包容性，成為中華文化創造性轉化與創新性發展的重要參與者和見證者。

●《天堂旅行團》劇照。 作者供圖